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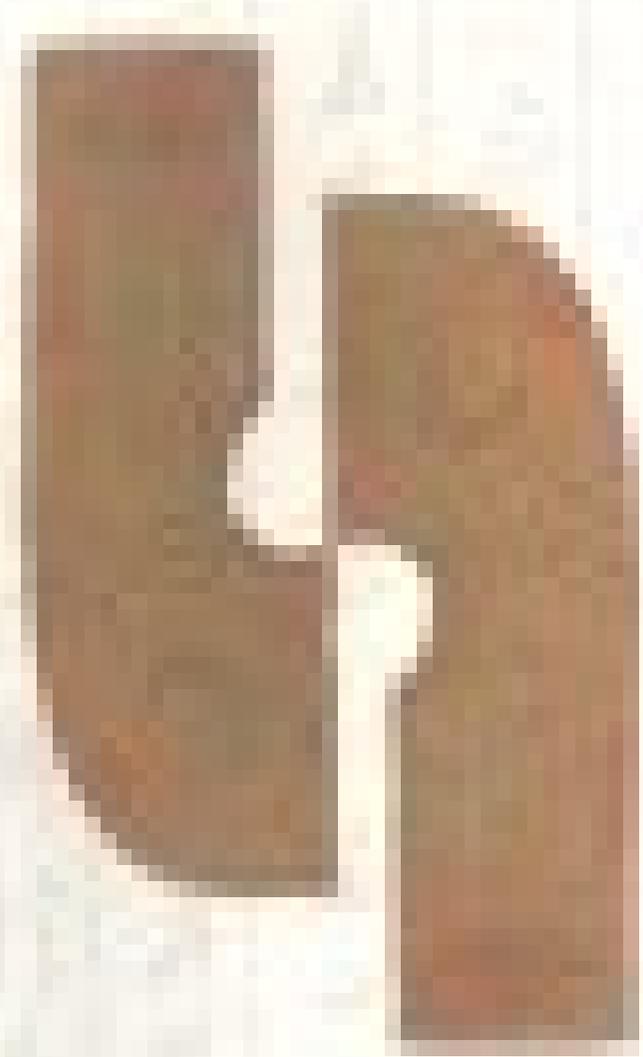
明清名家手稿



簡編本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by Celebrities  
in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Library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圖書館編

上海圖書館藏

# 明清名家手稿

簡編本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by Celebrities  
in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Library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 / 上海圖書館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25-4566-0

I. 上… II. 上… III. 名人 - 手稿 - 中國 - 明清  
時代 - 選集 IV. K820.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18507 號

責任編輯: 吳旭民

裝幀設計: 姜尋工作室

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簡編本)  
上海圖書館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一七二一號 郵政編碼 200011)

(一) 網址: www.guji.com.cn

(11) E-mail: guji@guji.com.cn

(11)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發行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製版印刷 中煤涿州製圖印刷廠北京分廠

開本 八八九乘一一九四 十六分之一

印張 十二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325-4566-0/K·919

定價 壹佰伍拾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編輯委員會

主任 邵敏華 吳建中

委員 邵敏華 吳建中 王世偉 李道林 繆其浩 何毅 周德明

吳建明 王興康 黃顯功 陳建華 陳先行 周玉琴 沈培方

執行主編 陳先行

執行副主編 郭立暄 梁穎

編輯 黃熾婉 許全勝 吳建偉

編務 顧雅芳 鄒曉燕 吳芳荔

攝影 葉寶弟

# 前言

稿本乃文字作品之原始記錄，即未經修改厘定或正式公開發佈（傳抄或印行）前之文本。稿本名目不一，就其形成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三種。

初稿本係作者首次撰寫之文本，除極少有一氣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狀態，鉤乙塗抹，隨意為之，作者但求構思成文而已，至於文本之視覺效果則並不注意。

修改稿本為業經作者或其親屬、門生、友朋修訂改寫之文本。一書（文）之成立，每需多次修改，所謂「三易其稿」，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種，只是有的修改稿在正式發佈之前後有意毀棄，或在流傳過程中亡佚，後人不得而見罷了。

定稿本是指最終修改完成之文本，通常經過重新寫定，書面整潔，而非草稿面目。也有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實際上即定稿本，或者說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寫定之本乃其副本。這種情況頗為複雜，需與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寫定副本甚至印本校勘比對之後方能確定。經重新寫定之副本稱清稿本，又稱騰清稿本。騰清稿本一般授門人錄寫，也有作者自己書寫。定稿本或有應付刊刻，選用宋體或楷體書寫於雕版格式之紙（紅格紙見多），以敷刻工粘於木板雕刻之用，這亦屬騰清稿本的形式之一，但因其功用，專稱寫樣本或寫樣待刻稿本。

雖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之分，但曩昔公私各家書目却每以「手稿本」、「稿本」（狹義之稿本）、「清稿本」等名稱著錄之（即全文皆為作者親筆書寫者稱「手稿本」，由他人騰錄復經作者親筆修改或在印本上親筆再事修改者稱「稿本」，全文為他人騰錄者則稱「清稿本」或「騰清稿本」。如果由作者親自騰錄，當然亦稱「手稿本」）。蓋編目者一時難以對各稿本進行深入地校核辨識，僅據其形態予以客觀著

錄。再者，一般傳統目錄的著錄要求較為簡單，只需著錄對版本鑒定的結果便可，如欲對稿本的形成過程與相互間內在聯繫作進一步揭示，唯以撰寫書志方式、運用考辨手段才能做到，而這又非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客觀上往往不具備條件。

評判稿本價值，如同評判其他版本一樣，不出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兩端，當然也要結合稿本之固有特點。倘若從廣義上說各類寫本（包括稿本、抄本、批校本）都屬孤本，那麼稿本更顯可貴，因為它是一書不同版本之祖本。至於名人手稿，因其政治或學術文化地位，其書迹便獲珍重，文物價值不言而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各種版本約五萬七千餘部，而收錄稿本十不及一，明代中期以前稿本更極稀見，所存者大都為明代後期及清代之物。基於這種狀況，人們意識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難，因其流傳稀少，所以更可寶貴。而原因何在，前人並未認真思考。我們認為，除天災人禍等原因造成古籍損毀之外，當古籍版本學尚未形成與成熟，尤其當人們對古籍版本的文物價值尚未充分認識之前，稿本其實未受特別重視，似乎一旦該書刻印流布，稿本的作用也就隨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這是明中期以前稿本流傳稀見極為重要的原因，而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與流傳也有類似情況。在明初，宋元刻本並不鮮見，一旦流傳稀少，藏書家才奉若至寶，由於印本總比稿本量多，故客觀上稿本流傳更少。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尚能收錄近四千種明末及清代稿本，即這批稿本尚能流傳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們顯現出文物價值，或者說是後人認識到其文物價值（當然也包括文獻價值，尤其是未經刊刻之稿本）之後才得以幸存。從這一現象也可說明版本學形成於明中期以後，清代則進入較為成熟時期，因為版本學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評估版本的文物價值。明乎此，今人不會也不應對稿本（包括近當代有價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有任何輕忽。

未刻稿本無論形式與內容，是真正意義上的孤本，其版本價值是人所共知的。相對而言，名家稿本未經刻印者為數不多，因而更令人珍視。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代校勘學家顧千里手稿《釋梧溪集訂譌》，不

僅保留了顧氏與藏書家葉逢甲有關明景泰本《梧溪集》校勘問題的爭論史實，同時也從側面記錄了鮑廷博、志祖父子輯刻《知不足齋叢書》的掌故佚聞，後人復可揣摩鮑志祖棄刻顧文之因由，其文獻價值彌足矜貴，何況又是大名家的墨瀋耶。

問題在於，對已刻稿本文獻價值，每有被忽略的情況，以為一經刻印或抄寫流傳，該稿本僅存文物價值而已。其實不然。首先，稿本的鈎乙增刪面貌，刻印本或傳抄本往往不得而見，只有通過原稿，方可識得作者著書為學之歷程。如上圖藏有清代學者沈大成（一七〇〇—一七七二）的《學福齋詩文集》稿本，經作者親筆修改校訂，或選或刪，或選而未刻，或刪而復收，字勘句酌，極為慎重，從中可以獲知他對自己詩文的評判。在刪去的文字中，有《項貢甫畫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聞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縑索畫直。豈知皆出兄手中，可憐贖鼎無人識。」沈氏自注道：「金壽門在日，常倩兄畫梅而自署其上。」金壽門即「揚州八怪」之一金農，號冬心，畫梅冠絕一時。項貢甫則是金農得意弟子項均。學生為師代筆，似屬尋常，但每流於傳聞，捕風捉影，真如沈氏鑿鑿言諸詩文者却也少見。然而慮及朋友情誼，沈氏終究不願此事彰顯於世而一筆予以刪削（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學福齋詩文集》未收此詩）。金農畫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寶，可以想像，曾經花冤枉錢誤購代筆之作者不知凡幾，若非此稿存在，這段有趣的藝林掌故或許至今不為人所知。則稿本之珍貴，於此可見一斑。其次，一書雖已抄寫或刻印流傳，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這種稿本則可補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韓詩遺說》一書，傳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舊稿，而上圖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後來重校厘定之本。該稿不但在體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調整，並且糾正了原本的衍奪訛誤，更在內容上有所補充，比現存抄本與刻本精確完備。第三，稿本盡管形態、名目不一，但有一共同特點，即無傳抄、刊刻可能帶來的訛誤，具有校勘正誤價值。如清沈欽韓《兩漢書疏證》，雖然已有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通行，但該本錯得離奇，竟然將《後漢書》中的缺卷，謬以《藝文志》屬入。而沈氏《兩漢書疏

證》的稿本，今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如果將它們彙集整理出版，則浙局本可以廢置。第四，某些內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補充。所謂印本未收，並非指作者自己刪削校正，而是指其內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時未予收入。如清焦循《憶書》手稿，凡一百三十餘條，趙之謙刻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時刪去了十條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文字。趙氏服膺焦循爲人，本人亦是憤世嫉俗之士，他刪去這些內容恐有難言之隱。但對讀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還藏在上海圖書館，那麼對刻本就不會滿足。第五，稿本經他人任意刪改，導致文意失實。惟賴原稿，才能瞭解作者真實思想。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二十八卷手稿本，記事自咸豐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人借讀而肆意塗改。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此稿時，又經蔡元培刪改，或許蔡氏出於善意，但終非李氏原本面貌。今該稿藏上海圖書館，蔡氏刪改之粘簽亦保留在上，其文獻價值自然要高於影印本。

稿本中最具文獻與文物價值者當推手稿，專著、詩文、日記、讀書筆記等撰述而外，書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書信稱名或異，如帖、啓、牋、移、簡、牘、書、札等。其文字長者可累數百言，短者僅單辭片語，有的述事闡幽，有的宣情吐臆，旨雖專於辭達，語則可以觀文。至於其書法，信手寫來，自然天成，氣韻生動，姿態萬狀，鑒賞家、收藏家們珍之若美珠文玉。

歷代學者皆注重書信的學術價值，先秦兩漢之史傳每有采摭，魏晉六朝的別集、總集則獨闢類目。迨至兩宋，或一人之手札單刻別行，或衆人之尺牘薈萃發佈。自是而後，書信代有專刻，其於研究文學、歷史與社會、個人，起着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盡管如此，前人於傳世書信手稿的研究與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學術領域有着廣闊馳騁空間，大可作为。即從文獻學角度而言，書信同其他稿本相類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葉向高自序其《後論尺牘》有言：『余生平尺牘皆焚其稿，惟前次在論扉有關係時政者問存之，以附於奏草之後。』又曰：『檢諸尺牘，

凡屬寒暄，悉投水火。所餘無幾，乃政地之艱難，疆事之得失，大較可見。他日尚論者，亦或有考焉。」可見古人寫信有留存底稿的情況，以待將來刊刻別集之用。這種底稿相對對方所收之信件當屬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發信件之初稿；有的書寫頗規正，則是所發信件之錄副。而當其書信公開發表時，文字又會因人事或辭章等各種因素有所改動，人們只要檢覽上圖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牘手稿，即可略知古人書信之原件、留存底稿與印本的內容往往存在異同。因而書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獻價值。對此，以往文獻家們很少關注。

當然，對傳世書信欲作廣泛深入的研究，編制專題目錄是首要而最基礎的工作。不可否認，書信因其為零簡散札，較之其他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許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將書信作為書法藝術作品加以收藏。因此，歷來私藏之家幾乎沒有以書信為專題的收藏目錄，而公藏之家亦未對所藏書信作過全面的整理。誠然舊物日益難得，但事實上當今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已擁有大量明、清、近代藏品，若能有計劃有規模地進行整理，摸清家底，編成專目（館藏目錄乃至各館聯合目錄），對書信本身及相關學術領域的深入研究，其所產生的影響與幫助將是無可估量的。

上海圖書館藏有歷代（不包括現當代）專著、詩文、日記、讀書筆記等稿本二四〇〇餘種，其中明清名家手稿約四〇〇種，又有書信手稿十萬餘件，珠淵瑤海，美不勝收。欲使妥善保存且為讀者所用，得政府大力支持，目前正按規劃陸續進行全文數字化工作。與此同時，上海圖書館將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下旬舉辦「明清名家手稿展」，並編輯出版這部圖錄，以饗讀者。本書凡分「撰述」與「書信」兩編，分別選錄撰述手稿一〇六種，書信手稿一八五件，相對偌大館藏，僅為旃檀之片香、九鼎之一瓣，但讀者聞之嚼之，其嗅味當可盡識矣。

## 凡例

一、本書爲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清名家手稿圖錄選輯，分『撰述』與『書信』兩編。『撰述編』收錄七十六種，『書信編』收錄八十件，各依著者生卒先後編次。

二、『撰述編』擇印涉及考據鑑定之書影一葉，每種撰有相關解題；『書信編』每人各擇一件全文影印，附有著者小傳及釋文。

三、因版面設計之需，圖版或非原大，故『撰述編』中凡稿紙有行格者，皆注明其板匡尺寸與行款；『書信編』因原件多經裝裱，已失原貌，故不另注尺寸。

四、『撰述編』與『書信編』各冠有簡目，以便檢覽。

# 撰述編目錄

- 〇三 祝允明《祝允明豔體詩冊》
- 〇四 文徵明《文徵明詩文稿》
- 〇五 豐坊《南禺書畫目》
- 〇六 陸治《孔子家語考證》
- 〇七 文彭《文三橋詩稿》
- 〇八 錢穀《吳都文粹續集》
- 〇九 高攀龍《高攀龍詩文稿》
- 一〇 安希范《安希范遊記》
- 一一 程嘉燧《松圓居士浪淘集》
- 一二 劉宗周《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 一三 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
- 一四 侯峒曾、侯岐曾《侯忠節侯文節尺牘》
- 一六 倪元璐《倪文貞書畫合璧卷》
- 一八 朱鶴齡《毛詩通義》
- 一九 黃宗羲《南雷雜著稿》
- 二〇 歸莊《歸玄恭先生未刻稿》
- 二一 彭孫貽《太僕行略》
- 二二 顧苓《卜居集》
- 二三 姜宸英《葦間詩稿》
- 二四 朱彝尊《史館傳稿》
- 二五 惲格《惲南田手書詩稿》
- 二六 王士禛《王文簡公說部原稿》
- 二七 查慎行《南齋日記》
- 二八 程廷祚《易通殘稿》
- 二九 杭世駿《劫灰錄》
- 三〇 惠棟《明堂大道錄》
- 三一 梁同書《碑版異文錄》
- 三二 錢大昕《演易》
- 三三 周廣業《讀相臺五經隨筆》
- 三四 吳騫《兔床山人手寫詩草》
- 三五 翁方綱《墨子校記》
- 三六 朱文藻《厲樊榭年譜》
- 三七 章學誠《章實齋稿》
- 三八 吳翌鳳《歷代帝王統系攷》
- 三九 洪亮吉《更生齋詩》
- 四〇 王芑孫《惕甫未定稿》
- 四一 趙魏《竹庵庵金石目錄》
- 四二 陳鱣《恆言廣證》

- 四三 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
- 四四 秦恩復《秦敦夫筆錄》
- 四五 張惠言《周易虞氏義》
- 四六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 四七 焦循《憶書》
- 四八 顧廣圻《釋梧溪集訂訛》
- 四九 臧庸《焦氏世德記》
- 五〇 張廷濟《張叔未先生題跋》
- 五一 丁履恆《諧聲類篇》
- 五二 嚴元照《悔庵學文》
- 五三 沈欽韓《蘇文忠詩集補正》
- 五四 包世臣《安吳四稿》
- 五五 馮登府《石經補攷》
- 五六 錢儀吉《衍石齋雜記》
- 五七 王筠《汪刻繫傳考正》
- 五八 林則徐《粵海即事詩》
- 五九 陳奐《過母華太君記略》
- 六〇 錢泰吉《閑心靜居校書筆記》
- 六一 祁寯藻《季弟幼章（宿藻）行略》
- 六二 丁晏《詩集傳附釋》
- 六三 郁松年《重刻戴刻源先生集續札記》
- 六四 何紹基《松筠列傳》
- 六五 張文虎《舒藝室日記》
- 六六 曾國藩《湘鄉疏草》
- 六七 左宗棠《左文襄公批牘》
- 六八 龔橙《古文說》
- 六九 俞樾《諸子平議》
- 七〇 劉履芬《古紅梅閣詞錄》
- 七一 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
- 七二 丁士涵《集韻札記》
- 七三 王韜《蘅花館日記》
- 七四 趙之謙《贛省通志》
- 七五 李慈銘《越縵筆記》
- 七六 吳大澂《憲齋集古錄敦文考釋》《爵文考釋》
- 七七 戴望《擬刻古籍書目》
- 七八 袁昶《漸西村人日記》《忘適齋隨手視草》
- 七九 張佩綸《煙波榭日記》
- 八〇 王鵬運《袖墨詞》

書信編目錄

〇八三	楊士奇	一〇六	莫是龍	一二四	傅山	一四八	惠周惕	一六八	張問陶
〇八四	金幼孜	一〇七	屠隆	一二七	張肯堂	一四九	姜實節	一六九	吳熙載
〇八五	張楷	一〇八	馬湘蘭	一二八	陳子龍	一五〇	曹寅	一七〇	戴熙
〇八六	吳寬	一〇九	邢侗	一二九	吳偉業	一五一	汪士鋐	一七一	陳蘭彬
〇八七	戴珊	一一〇	鄒元標	一三四	李漁	一五二	方苞	一七二	郭嵩燾
〇八八	倪岳	一一一	董其昌	一三五	冒襄	一五四	高鳳翰	一七三	陸心源
〇八九	桑悅	一一二	米萬鍾	一三六	周亮工	一五六	邊壽民	一七四	張之洞
〇九〇	金琮	一一三	鍾惺	一三七	顧炎武	一五七	汪士慎	一七五	楊守敬
〇九一	邵寶	一一四	王思任	一三八	曹溶	一五八	金農		
〇九二	徐霖	一一五	黃道周	一三九	毛奇齡	一五九	鄭燮		
〇九三	王守仁	一一六	王鐸	一四〇	朱耷	一六〇	袁枚		
〇九九	蔡羽	一一七	孫承澤	一四一	朱用純	一六一	劉塘		
一〇〇	陸深	一一八	王時敏	一四二	屈大均	一六二	鮑廷博		
一〇一	王穀祥	一一九	張岱	一四三	石濤	一六三	趙翼		
一〇二	周天球	一二〇	陳洪綬	一四四	徐乾學	一六四	王文治		
一〇三	王世貞	一二一	史可法	一四五	王翬	一六五	姚鼐		
一〇四	申時行	一二二	黃淳耀	一四六	米漢雯	一六六	金榜		
一〇五	王世懋	一二三	陳元素	一四七	高士奇	一六七	伊秉綬		

撰

述

編





祝允明書體詩冊 明祝允明撰

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長洲人。弘治五年舉於鄉，官至應天府通判。博學能文，時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尤工書法。著有《祝氏集略》等。

此稿存《雙娃歌》、《塘城仙人玉期歌》、《驚鸞曲》、《上元夫人》、《百五》、《閑題》、《見仙》、《重詠兩仙》、《千金曲》詩九首，《集略》未收。卷末自署「暢哉道士」。首有明周天球篆書「風調才情」四字，後有明陳縵、黃姬水、王世貞跋。曾經清毛慶善、潘仕成、方濬頤收藏。方氏《夢園書畫錄》卷十著錄，稱其「字體異樣精彩，殊具龍跳虎臥之致」。

